

燕梳楼：朱令案中的九大悬疑

[燕梳楼](#)

11月24日，朱令死于冬至，一年中黑暗最长的一天。

她最终还是没有等来法律的宣判。虽然她的律师说朱令的离开不会带走真相，更不会带走正义。但30年都过去了，还能有什么真相？她用30年的不屈抗争告诉我们，黄泉路上从不缺屈死的冤魂。正义不仅会迟到，还会缺席。活着的时候讨不到一个公道，只能在死后指望天道了。

不管媒体包括很多心胸正义的人们有多意难平，朱令案都是最后一次上热搜，最后一次被关注了。这起投毒案已经在1998年结案，不可能再有真相大白那一天。

和朱令案同样被列为校园三大悬案之一的，还有她的姐姐吴今。这个聪慧过人、爱跳芭蕾舞的北大校花，在一次春游中失足坠崖，同样是死的不明不白。

关于这两个案子，特别是朱令案，跨度时间之长，涉案细节之多，牵扯人物之广，随便一个角度一个点，都能写出一篇文章来。

大家可能从不同的渠道，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细节，今天我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说，和大家一起梳理朱令案中的十大疑点。

有人说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犯罪。但我并不认为，因为答案，就在这九大疑点里。

铊是一种剧毒化学品，与氰化物同为A类，很少有人能直接接触到这种物质。

但正是这种剧毒物质前后两次进入朱令的身体，第一次投毒时间长达4个月，剂量超过致死量的40%，而第二次则加大了剂量，达到致死量的220%。

正是第二次投毒，让朱令彻底倒下，不仅双眼失明，还造成神经系统的严重损伤，智力下降到几岁的水平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

如果说第一次投毒算是警告的话，那么第二次就是要朱令的命。

无论是医院的专家，还是警方的调查，都认为犯罪第一现场为清华

大学。

而清华大学否认分析中心有铊，更坚称本科学生接触不到铊。但警方在石家庄一家出售铊的商店里，却发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某课题组的购买记录。

这个课题组由3名研究生，2名本科生组成，指导老师是化学系副主任薛芳渝。也就是说，清华大学撒谎了，并不是没有本科生能接触到铊。

这2名能接触到铊的本科生，一个是90级的男生，另一个是92级的女生。而这个女生正是和朱令同一宿舍的好闺蜜孙维。

但诡异的是，直到立案两年后，北京市公安局14处才传唤孙维。

在持续审讯8小时后，孙维在笔录上签字，后解除嫌疑后被家人接走。这是公安部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传唤孙维。

此后朱父多次向公安局追问进展，都被告知“正在调查”，后来才知道1998年就结案了。也就是说，公安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停止调查了。

但网传孙维家世显赫，爷爷和伯父都位高权重，曾力保孙维。所以这事就被压了下来，这在当时被称为敏感话题，没人敢讨论。

孙维对此否认，说自己爷爷1995年就去世了，公安机关1997年才传唤她。可能因舆论压力，孙维2006年嫁给了一个美国人，后移民美国。

此前，她把名字改成了孙释颜，连出生日期都改了。但在2013年，当地华人联名请愿，以“婚姻欺诈”为由要求调查和驱逐“朱令案”嫌疑人孙释颜。

后来她移居澳大利亚，从此人间蒸发。但“朱令案”嫌疑人的标签却一直跟着她。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，她究竟是朱令案的投毒者，还是受害者。

她说自己并不是清华大学唯一能接触铊盐的人。为了证明所言非虚，还让自己的哥哥进入清华大学实验室，并拍摄视频证明实验室管理不严。

但朱父吴承之却做了一个让人后悔一生的决定，他并没有到公安报案，而是打电话给清华大学化学系副主任薛芳渝。

可能是当时朱令父母忙于照顾朱令，所以委托薛芳渝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，以保护现场。而薛芳渝则向清华大学保卫处报了案，并未封存现场。

随后，保卫处不仅没有报警，还电话通知朱令同宿舍的同学，告诉她们朱令确诊铊中毒，请你们把朱令的东西保管好。

再然后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朱令宿舍进了小偷，认准了朱令的眼镜盒、刷牙杯、化妆口等。虽然后来警方立案了，但没有了关键物证，侦查就陷入了僵局。

其实，这并不是朱令相关物品的第一次被盗。1998年，封存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朱令相机、蜂蜜和咖啡再次被盗，清华大学主动作出赔偿。

有着几十年刑侦经验的老刑警王补认为，“嫌疑人的范围很小的，而且就在朱令身边”。能接触到铊，并熟悉朱令生活习惯伺机下毒的，除了室友还有谁？

在朱令第一次中毒前，曾两次眼睛短暂失明，可能有人对她的隐形眼镜下毒。而第二次由于朱令从家里带饭，所以孙维天天给朱令送咖啡，这个杯子后来在孙维床下找到。

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曾对朱令父母说：“有对象，上面批准之后，就开始短兵相接。”市公司局14处的办案人员也对朱父表示，“就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”

但30年都过来了，就是没有人敢捅这层窗户纸。2006年，已经退休的李慕成面对媒体改口说，这件事是市公司局14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，我只是做协助工作。

而李树森则这样面对记者的追问：“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，但从纪律角度出发，只能说很抱歉，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2013年5月，朱令案再次引发关注。平安北京曾回应称，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，最终无法侦破，请社会公众理性看待。

一晃30年过去了，参与当年办案的知情人也走得差不多了。

1995年4月10日，北大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，和同学一起到医院看望自己的高中同学朱令，但眼前的一幕让他大为震惊。

昔日活泼可爱、多才多艺的朱令面目全非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躺在

病床上昏迷不醒。关键是，医院还查不出病因，只能按急性神经炎来诊治。

贝志诚决定做点什么。然后就和另一个同学蔡全清把朱令的病症翻译成英文，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发出了求救邮件。别忘了，那可是1995年的中国。

据说贝也是红三，而且家族背景可能比孙更厉害。那个年代能上北大而且接触到互联网的人，确实都是非富即贵的。正是因为他的出现，救了朱令。

很快，他就收到来自全世界18个国家的2000多份回复。30%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，并建议立即使用普鲁士蓝解毒。

诡异的是，两年后的1997年，即将毕业的贝志诚突然从北大退学。不知道是他是因为犯错被劝退，还是因为提前创业了。

但他在朱令问题上，始终坚定地认为，孙维就是杀害朱令的凶手。

朱令第二次中毒，因为症状比较重，所以直接送进了协和医院。

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第一反应就是铊中毒，因为此前就发生过一起清华铊中毒事件。但朱令否认接触过铊，医院会诊后排除了铊中毒可能。

然后可怜的朱令就被推进了神经内科病房，气管被切开了，胸也被切开了，前后换了8次血，这过程中还感染了丙肝，最后只能靠呼吸机维持。

如果不是贝志诚的及时出现，绝不会有后面30年的朱令。但当贝志诚拿到全世界医疗专家给出的铊中毒资料时，协和医院ICU主任却拒绝承认误诊。

根据贝志诚的回忆，当时这位主任不仅毫无内疚之感，还非常荒唐地在公开场合表示，“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”。

协和医院一方面声称没有检测铊中毒能力，一方面又拒绝提供朱令的化验样本。后来还是在一位年轻医生的帮助下，拿到了朱令的血液头发。

随后，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专家陈震阳，顶住压力为朱令做了化验。结果让陈震阳大为震惊，朱令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的40%！

正是这一次确诊，才为朱令带来了生命的转机。但此时距离朱令到

协和医院治疗已过去50天，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

5年后，协和医院因误诊被判补偿朱令医疗损失10万元。

2002年3月25日，贝志诚以真实姓名发表《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》。

在这篇长文中，贝志诚称几乎可以相信孙维是杀害朱令的凶手，并爆料指称孙维是因在民乐团同朱令争抢古筝演出机会而产生矛盾。文中还有一个细节提到，贝志诚曾在看望朱令时，听朱令喃喃自语说，“我还把孙维当好朋友，难怪她在我休息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”。

2005年12月30日，孙维在天涯社区发表声明，驳斥朱令案中的谣言，驳斥所谓孙家通过高层背景干预办案的说法，并称自己是清白的，也是朱令案受害人。

孙维的声明很快得到了其同学的回贴支持，力证当时实验室确实管理混乱，并表示孙维和朱令没有矛盾，孙维性格开朗没有高干子弟的架子。

2005年底，有“黑客”破解了孙维及相关人员电子邮箱，获得孙维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“发帖指南”等资料。

2013年5月6日，新华网发表评论，诘问“案子卡在哪里？当年本案有没有受到权力的不正当干涉？”随后被删除。

孙家和吴家关联密切。孙维和朱令是同学，孙维哥哥和朱令姐姐也是同学，而孙维父亲和朱令父亲又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一切都是如此之巧合。

朱令的姐姐吴今在春游中蹊跷身亡，警方给出的定性是意外坠崖，但脸上身上却没有明显伤痕，手上的电子表时间也停留在了10点钟。

而孙维的哥哥和吴今恰好是同班同学。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但有人称后来的朱令宿舍失窃案，正是孙维的哥哥所为。

但法律讲的是证据，没有完整的证据连就得疑罪从无。所以即使我们明知道凶手就在眼前，也只能无奈地看她表演。

在朱令50岁生日时，朱令父亲吴承之平静地说，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真相了，对于事情本身，我们已经放下了。

孙吴两家究竟有什么样的过节，我们无从知道。我们只知道，常威

伏法靠的不是豹子头，也不是包龙星。
如果不是那件黄马褂，别说屈打成招的戚秦氏了，就是包龙星也是自身难保，死一百次都不够。
如今再看周星驰的《九品芝麻官》，才发现拍的一点都不无厘头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我一直以为是不懂他的幽默，现在才知道是不懂他的悲伤。

对话作者请添加微信：

Y2023-2053